

# 从高榜冲到火烘冲

□班荣展

高榜冲和火烘冲是紫云自治县格凸河镇的两个小山沟,小得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高榜冲与火烘冲同属于羊场村,两地相距不到4里地。

1935年的贵州高原,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在莽莽苍苍的高原上披荆斩棘,奋勇前进,他们时而在山涧深谷迂回,时而在崇山峻岭中穿梭。他们的前面是堵截的敌人,他们的背后是凶恶的追兵,他们头上盘旋着随时投下炸弹的敌机。四月的一天,队伍跋涉到了紫云自治县现羊场村的高榜冲,正当队伍准备翻越高榜冲后面的大山向火花方向进发时,天边突然飞来几架敌机并投下炸弹。霎时,战马嘶鸣,硝烟弥漫。硝烟散尽,9名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其中一名是女战士,另有一匹战马被炸死。对于这次惨烈的事件,邓颖超在《漫谈长征》中作了回忆:“我们正在贵州省境内行军,在一天下午,我们正经过紫云县城不远的山脚下,大队人马正准备爬山时,忽然飞来敌机数架疯狂投弹扫射,有一些男女同志被炸死炸伤,在敌机去后,我们一面奔死救

伤,一面忍着悲愤,为着要实现我们奋斗目标,给牺牲的同志报仇,把悲痛变成力量,踏着同志们的血迹,激增着对敌人的仇恨,又重整队继续前行。”

红军经此地北上,将斗争的火种留了下来。时间来到1947年,为了配合全国的解放斗争,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47年7月成立了“紫云县工农革命游击大队”,杨顺尧被任命为中队长。1948年农历正月,国民党调集反动武装1000余人对游击大队进行镇压,由于敌强我弱,斗争失败。杨顺尧率领十余名队员辗转至坝容、纳容、火烘一带隐蔽活动。绍周乡(现紫云自治县羊场村一带)伪乡长周光荣探知杨顺尧在火烘一带活动后,派郭怀芝、韦文科前去劝降,但被杨顺尧断然拒绝,周光荣见劝降不成,决计置杨顺尧于死地。1948年4月12日,周光荣假意邀请行至羊场火烘冲的杨顺尧到路旁的地里试枪,在杨顺尧放松警惕之时,开枪将杨顺尧杀害,并残忍地将其头颅割下,拿到紫云县城北门牌坊悬挂。作为土生土长的羊场村人,我从小

聆听红军烈士的故事,也聆听杨顺尧烈士的故事。老人们说,红军长征达到高榜冲后,在准备向高榜冲后面南关屯翻越时,敌机突然来袭,当时山脚有一片树林可以隐藏,但因为山脚的水沟阻挡,运送辎重的战马不能跨越过去,导致牺牲惨重。轰炸过后,红军在掩埋牺牲战友的同时,含泪留下三名重伤员,分散到潭落、摆纳、宗地等地群众家中养伤,并在当地群众的保护下得以幸存。杨顺尧是长田村人,长田村离我家约5公里的路程。周光荣派去劝降的韦文科与我家是邻居,他在解放后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杨顺尧的儿子小名叫乔付,在杨顺尧牺牲后,年幼的乔付被反动势力追杀,后在班殿全等游击队员的保护下,得以活了下来。乔付长大成人后,性格憨厚,做事踏实,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村干部,这是后话。

岁月如梭,转眼80多年过去了。曾经只有十几户人家的羊场小村如今高楼鳞次栉比,窄窄的马路已经变成宽阔的柏油路,路旁碧绿的行道树含笑招展。当年红军牺牲的地方矗立着中央红军长

征烈士纪念碑,每到清明,前来悼念的人群络绎不绝。站在高耸的红军烈士纪念碑下,放眼望去,四周翠柏苍苍,远处青山如黛,路上车水马龙。安居乐业的人们在碑下的红色文化公园锻炼、跳舞、下棋、玩耍……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景象,到处透着勃勃生机。

相比之下,火烘冲则显得清静,火烘冲前的公路上车来车往,田里的庄稼惬意生长。走进狭长的火烘冲,顺着向上延伸的山路,就来到杨顺尧牺牲的那块地,地边芳草萋萋,两旁高山耸立,沟中细流无声,一切是那么安然。当地群众为了纪念杨顺尧,把杨顺尧牺牲的这块地唤作杨子地。

从高榜冲到火烘冲只有4里路,但这4里路却浓缩了紫云的革命斗争史,这4里路写着长长的故事,故事里浸着血、燃着火、透着荣光。从高榜冲到火烘冲只有4里路,这条路从解放前的泥巴路变成了现在的柏油路、从原来的5米宽增至现在的12米宽,路越修越宽,路越走越平,这些变化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

## 故乡

□韦江海



我在十几岁时,就开始与故乡若即若离,上初中伊始,已是一步一步远离了故乡山河,直至大学毕业,我也就国庆节、寒暑假之类的长假才会偶尔回到家乡。工作以后,我更是成为对故乡最为熟悉的过客,在一年四季短暂而稀少的假期中,回家的次数确实为数不多,基本上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没有作过多的停留。就连家里我自己的房间,我在里面睡过的次数还没有我在外面睡宾馆酒店的次数多,而那些新嫁进村里的新人,她们多不认识我,还一度以为我是外地来的,其实,我是对这片土地最熟悉、最有感情的人。

久而久之,似乎让我与故乡之间有了不可名状的隔阂,为不使故乡变他乡,我时常是有空就想回家,这几年来都是一如既往的坚持着,回家已成了一种执念,并且有时还要带上喜欢的人前往。虽然女朋友未必能够理解我对家乡的这份情怀,但我还是会自觉不自觉的让她和我一起,无时无刻都想为她介绍家乡的好,历数我童年的喜乐悲愁。

家乡的味道,岂能没有美食。回家经过镇上时,届时定会停留吃上一碗家乡的酸菜肉末剪粉,再加两块卤豆腐,那就更加妙不可言了。这酸菜肉末剪粉,出了紫云的地界基本是吃不到的,外面很多地方有似是而非唤作“米皮”者,看起来和剪粉差不多,但其实并不一样,吃起来口感更是天差地别,所以在外面我基本吃不到正宗的剪粉,这也是我为何每次回家都要先吃上一碗解馋的缘故,有时一碗不够要吃两碗,主要是还物美价廉,也才6元钱一碗。此外,更让我倾心的还有一盒盒的裹卷,这也是其他地方难以吃到的味道……

故乡的山山水水,都承载着我不完、道不尽的回忆,回到家中,除了陪父母吃吃饭、说说话外,白天若无事,我就会去四处转一转、看一看。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故乡也有着巨大变化,很多地方都已只存在记忆中了,有一次我为了到山上看碑文梳理佐证我自编的家谱,我把车停在新修的路边,沿着一条小路走下去,经过以前为了使河水改道的水坝遗址,就莫名勾起了我许多回忆。

这座水坝建于何时,我未考证过,不过自我记事起就有了它的存在,除了使河水改道留出一大段河道开垦成大片农田外,还曾为抗洪保护良田发挥着功不可没的作用。如今坝体依然完好,若不是下游黄家湾修了水库,这座水坝想必依然是发挥着它原先的作用。

徒步走完水坝,到了开山改河道的“鹅颈”处就能直通桥上,桥还是那座没有护栏的平桥,我小学读书时每天都要经过,那时竟不觉这没护栏的桥其实很危险,如今再来看,确实一点也不安全。这桥恰好建在水流最为湍急处,桥下都是硬石,桥面至桥底有几层楼的高度,前些年还有人骑车冲下桥去遇难了,后来当地政府临时加了铁护栏,再后来黄家湾水库建成蓄水,这桥被淹没,护栏也被拆了去。如今只有在雨水不丰沛的季节,水位下降严重,这桥才又恢复了原来的面目。这座桥是村里人的共同记忆。

过了桥,向右转,原是一条险峻的挂壁小路,以前只能过人,如今路面变宽了不少。走过这段路,就离小时候放牛的河滩只有一坎之遥了,河滩上面一片曾是很宽阔柔和的草坪,下面一片是被水冲得横七竖八乱石堆积而成的河坝子。

从山上下来到田坝中,这些地方都是我曾经辛苦劳作过的地方,春种秋收时节都不曾过我劳动的身影。沿着若隐若现的路径下走,又走回了“鹅颈”处,虽然路程只是绕了一个圈,但我的思绪却不止一个圈。

## 宗地的芭茅花

□韦天罡

在地处麻山腹地的宗地一带,连绵不尽的大山之中总是长着像芦苇一般的芭茅。每逢九月,秋风渐起,群山之上的芭茅便开出流苏一样的紫色花穗,随着时光掠过,紫色的花穗逐渐向白色交替,直到芭茅的叶子接近枯萎的时候,流苏式的花穗就会完全蜕变成白色。一丛挨着一丛,一片连着一片的芭茅花此时便宛若江南水边岸的芦花,于秋风中摇曳着瘦弱的身姿,好似群山在划过指尖的流光里穿上一袭白色的裙子。放眼望去,香雾如烟中朦朦胧胧的山峰一如醉梦里初恋女友的身影,裹着碎步眼含秋波温婉走向身前。

傍晚起风的时候,红日渐渐西下,气温开始转凉,夜色从群山之外逐渐围拢袭来。苗家汉子在岩石间破碎的土地上挥舞着手中爬满岁月的镰刀,赶在秋雨来临前把春季种下的包谷秆收割回家,然后再择日用锄头翻松石窝窝间的土地,播下今年最后一季农作物——油菜。勤劳的苗家汉子将收割的包谷秆聚拢在一起,顺手于地坎边的芭茅花下扯几根茅草,拧成简易的绳子,捆住比腰还要粗壮几倍的包谷秆。然后,躬下身将捆好的包谷秆扛在肩上,径直往炊烟缓缓升起的寨子里走去。

余晖斜照,柴门犬吠。群山之间苗家山寨的炊烟之外,芭茅花依旧在秋风里默默守护着这一方贫瘠的土地。麻山的耕地土层太薄太薄,薄得轻轻挥动锄头便能将土层下的岩石碰得火星四溅,震得虎口发麻。加上陡峭的坡度,苗家人在岩岩晃晃的农事很少使用耕牛,因此大部分坡地都得靠人力翻松。艰苦朴素的人们世代居住在大山里,他

们从来不愿命苦,凭着勤劳的双手在连片石漠化的岩缝中,一捧泥巴一口粮养活了一代又一代。蓊郁茂盛的芭茅像吃苦耐劳的苗家人一样扎根在这边远的大山,却在贫瘠的土地上开出了江南芦苇的苍翠与葱茏。倘若在这荒凉的群山之间有一湾澄净的湖水,便可以惹出“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的江南意境来。

芭茅一般顺坡就势生长,这里的人们也随着芭茅的足迹沿山而居。青瓦木房的吊脚楼在大山之中层层叠叠,喜欢酿酒的人家便在这吊脚楼中酿出了名动麻山的小米酒。有时我在想,或许甘冽醇厚的小米酒正是苗家人对甜美生活的向往与期许吧!热情好客的苗家人大多选择在芭茅花盛开的时节酿酒,他们酿的酒存放于泥土烧制的酒坛里,酒坛放置在吊脚楼的木板上,隔温隔热的存放环境,使得小米酒一直可以存放到第二年芭茅花盛开之际。

每逢苗家有红白喜事,小米酒必然是招待客人的上品。特别是白事,从死者去世之日起,小米酒便把所有亲情、友情、赛邻之情串联起来,成了所有情感的粘合剂与催化剂。

我不知道为什么丧葬习俗中会有“种芭茅”这一环节,猜想大概是逝者生前与这大山之中的芭茅朝夕相伴,逝后也留作一点念想吧!至少在来年秋季,把满山的包谷收回仓,小米酒再次酿造的时候,坟上的芭茅也会随着满山的芭茅开成耀眼的流苏,而后于不经意间化入枫叶秋花的诗意中去。

麻山深处的夕阳下,漫山遍野的芭茅花,像是驻扎着千军万马的军营里一面面猎猎迎风的旌旗,守护着麻山。

## 新苑村修路往事

□陆奎洪

我的老家黄土新苑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山村。以前新苑的人们要走出大山见世面,要走两个多小时才到长耳朵,才能见到公路见到拖拉机、大货车和大客车。2004年新苑至长耳朵的毛路修通后,尤其是脱贫攻坚期间通村道路硬化后,大大缩短了与外界的距离,如今从长耳朵开车或坐车去新苑仅需十多分钟就到了,这是天壤之别的差距和惊天动地的变化。我每当回故乡寻觅乡愁,总听人们讲起家乡修路的感人事迹和动人故事,让人永不忘怀铭记心田。

### 用年猪垫付修路款

1985年新苑村党支部将修通新苑至长耳朵的公路作为任期目标,积极发动群众集资和分路段到各村民组的方式进行修路。1992年秋后村委将夹马槽半坡路段发包给新苑组村民修,路程长500多米,宽4米,修路款1880元,粮食1880斤。

经过半年多的施工,罗永平们完成了承包路段。后又将相关路段包给人做,快过年时民工找村支书要工钱,因上

级承诺款未到位,当时,支书就将自家喂的年猪评价垫付,让民工们过上吉祥快乐年。

### 山洞当营地

村委觉得,必须向上级争取资金和物资支持才有希望早日修通。

于是,村干部们积极向各级政府和部门争取资金和物资,曾先后获得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又采取新措施新举措重整旗鼓再修新苑公路。

当时的策略是,采取突击与分段到村民组投工投劳相结合,还组建修路突击队集中攻克长耳朵,因人阻挡、杨柳关半坡因山槽阻断和杨柳关大坑悬崖绝壁阻隔等三大难关,再将余下路段分到各组抓落实。指挥部就近设在山洞里。

2002年冬季,村委从各组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修路突击队,在村党支部的率领下,自带被子和锅碗瓢盆进驻杨柳关山洞实施攻关计划,突击队实行责任分工,各负其责。突击队队员除打凿岩机的人每天有2元的补助外,其他人员和广大群众均无补助,义务投劳。

杨柳关山洞位于石苗婆大坡半山腰,经纬度为106.07,纬度为25.98,海拔为1150.8米,洞口宽4.1米、高2.5米,洞底宽3.1米、高1.7米,洞长21.7米,像个石狮子张开的大嘴,朝着东方向吼叫狂鸣,若不是为了修路需要,平时看了都有些害怕,胆战心惊,洞内较为平坦干燥宜居住。这样的日子一住就是三个多月,至2003年元月底结束。

### 集思广益攻克难关

杨柳关大岩槽位于石苗婆大坡大,又深又宽又长。深有10多米,宽有20多米,长(高)200多米,修时如处理不好就无法填,工程量巨大。技术员多次查看寻求对策,根据槽子下宽上窄,尤其槽子中间较窄的特点,就采用在山洞右侧下方放小炮炸大石堵窄处缺口,再从堵住缺口地方往上填砌石方的办法来处理。

施工那天,放小炮时炸出一墩像圆箩大的巨石滚下,正好到较狭窄的地方卡住了,大家看后惊讶道:“大岩槽堵住了,我们成功了!”

杨柳关大坑位于杨柳关至新苑方向

200米处,大坑前面宽12.7米,坑直径17米,坑后是犹如刀削的悬崖绝壁,要想从绝壁处开出横道真是难上加难。

突击队为了攻克这最后一道难关,经实地考察后讨论决定,采取从大坑右侧上方先放小炮炸出一个几平方的半屯,再用凿岩机从半屯处往下打掏大炮眼,装足炸药放大炮来解决。根据安排,技术小组用两部凿岩机在新开的半屯处同时打炮眼,两部凿岩机打掏半个多月的时间,打出了3个大炮眼。

放炮那天正逢星期三猫营赶场,为了安全起见,待赶场的人们回去后,才连夜装炸药,3个炮眼筑了12箱炸药。深夜11点过钟准备放炮时,先让人往杨柳关方向和新苑方向去阻止人过来。点火十来分钟,地震似的巨大炮声在夜空中震响,随着炮声的震响,炸飞的石头在夜空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大坑处也像巨大的洪水哗啦啦地流淌,炮声、响声、流淌声时长一个多小时。

第二天前来观看的人们都无不惊喜道:“大坑上面炸出横道来了!大坑上面炸出横道来了!”

## 故乡的原风景

### ——紫云马鬃岭风电场

□尚建华



携一首远古的老歌  
与你相遇在云端  
听风在耳际吟哦  
诉说着旷远的故事  
任云在我的发髻边厮磨  
讲述着与时代邂逅的传说

沿着那条路蜿蜒而上

我穿越丛林的茂密  
任脚下的荆棘划破  
只为瞻仰你  
——我的珠穆朗玛  
你的霞光  
将我的心间照亮  
故乡的原风景  
你是一首悠远的歌

推开那一朵金丝桃的门  
我听见你召唤的声音  
谁将待字闺中的你  
如此大手笔地描摹  
山巅不停翩跹的风车  
将你最初的梦想  
和我最美的期待 定格

风依然向人们诉说  
匆忙的人影绰绰  
可有读懂你的人  
可有拥抱你的胳膊  
当时光碾碎一代人的记忆  
我仍记得你清丽的身影  
和着云朵起舞的婀娜

